

海西集卉

清宮園囿中的外洋植物

清代皇家園林之規劃興修，於乾隆時期達於鼎盛。圓明園西洋樓景區的籌建，在來華西洋傳教士參與設計下，呈現風格獨具的建築式樣與園林景觀。史料顯示，具有植物學專長的耶穌會士湯執中曾在此過程中，自歐洲引種栽培若干庭園花木。本院收藏宮廷畫家余省所繪，于敏中書錄識語的《海西集卉》冊，為其中數種來自遠洋，栽種御苑的花卉，留下珍貴的圖像記錄。

張湘雯

院藏《海西集卉》冊，紙本設色畫花卉八種，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鈐有「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定鑑」、「寶笈重編」、「重華宮鑑藏寶」、「嘉慶御覽之寶」諸璽。此冊共八開，每開對幅有墨書題記，末開署有「乾隆丁丑小春，臣余省奉敕恭繪」，並有墨書「臣于敏中奉敕敬書」，可知此冊為乾隆朝宮廷畫家余省於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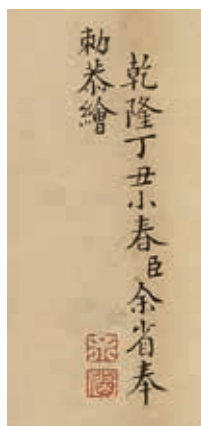
承旨所繪，並由內閣學士于敏中（一七一四～一七七九）於對幅題寫花卉之洋名中譯與與形貌特徵。此套冊頁將花卉植物栽種於戶外的自然形貌以彩圖加以描繪，附以原名及解說，以圖說形式為盛清時期自域外引進，栽植成功的特殊觀賞植物留下珍貴的歷史記錄。（圖一）

（江蘇常熟）人，曾習繪事於康熙兩朝詞臣畫家蔣廷錫（一六六九～一七三二）。畫史載其善寫生，工於花鳥虫魚。乾隆二年與其弟余穉及周鯤供職畫院處為咸安宮畫畫人。乾隆六年與金昆、孫祐、丁觀鵬、張雨森、周鯤同列為一等畫畫人。乾隆皇帝曾讚其畫作「能知畫外趣，堪作畫中詩」（御題〈東籬秀色〉），「寫生有如此，傳神亦云得」（御題〈雜

朝陽鳳



清 余省 海西集卉 冊 第2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余省墨書款識



第8開局部



第7開局部



圖一 清 余省 海西集卉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花草蟲卷》，對其寫形之外，兼得神會之趣，頗為嘉賞。

圖冊所繪八種花卉依序有如下之

描述：

第一開：檀羅結

洋名巴通多羅。葉橢花正黃。似萬壽菊而差小。蓓蕾繁結。醞郁不減雞舌香。

第二開：朝陽鳳

洋名嘎不辛。葉圓如金絲荷葉。花靛紅。瓣末現赭黃色。蒂作鳳頭形。

第三開：瑞珠盤

洋名安尼麻尼不朗世。花如仰盂。澹紅瓣。花心簇疊。珠琲疊疊。葉類牡丹而小。

第四開：曉雲酣

洋名安尼麻尼魯日。葉亦類牡丹。花深紅。比瑞珠盤較小。色香醞釀。爛若絳雲。

第五開：茜秋霞

洋名烏魯農臣列魯日。色如海紅蓮。圓瓣內瓣。葉全類菊。惟柔條婀娜不同。

第六開：鏤金英

洋名烏魯農臣列若尼。花如金

蓮。千葉。跗萼四垂。葉與茜秋霞彷彿。

第七開：白香芸

洋名背的巴給里可不朗。叢生百莖。花作白瓣二。黃心。枝葉俱香。芬烈可愛。

第八開：紫香芸

洋名背的巴給里可委也列。與白香芸同一種。惟蒂作紫色耳。

此八種花卉，黃、紅、紫、白各具花葉形態特徵與不同芳香。由於品種特殊，引進不易，乾隆皇帝特為之命名且召宮廷畫師圖繪記錄，且由詞臣書錄識文，裱裝為圖文並茂的冊頁。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乾隆二十二年「如意館」承製工作內容中，尚留有「十月十九日余省宣紙花卉畫八張，于敏中宣紙對題字八張，傳旨著祿冊頁一冊。」的記錄，而其得以飄洋過海，移植中土，實與乾隆年間大規模營建皇家園林有密切關係。（圖二）

清代皇家園林之規劃興修始於康熙，於乾隆時期達於鼎盛。（註一）御園之規模，除紫禁城內之建福宮、寧



圖三a 圓明園銅版畫萬花陣景觀配置
Digital image courtesy of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圖三c 圓明園銅版畫養雀籠西面兩側花壇配置
Digital image courtesy of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圖三d 圓明園銅版畫大水法花壇配置
Digital image courtesy of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隆六年（一七四一）十一月與同為法國耶穌會士的紀文（Gabriel-Leonard de Brossard, 1703-1758）獲准進入清宮造辦處供職，最初參與研發玻璃製作工藝，（註四）其後以花木栽種知識見重於內廷，是清代來華傳教士中的植物學家。湯執中在抵華後，尚未入宮供職時，曾在旅行中國南方以及到達北京期間，沿路觀察採集二百餘種植物，並按字母順序編為一本近於

植物志性質的目錄，其中也包括其在澳門、廣州所見當時已傳進中國的一些外來植物，與少數由俄羅斯傳入中國北方的品種。其中一些植物的種子曾陸續寄給任職於法國皇家植物園的植物學家 Bernard de Jussieu (1699-1777) 與英國皇家學會院士 Cromwell Mortimer (c.1698-1752)。（註五、圖四）

一七四二至一七五七年間，湯執



圖三b 迷宮式花園圖景 Garden with Diana Fountain羊毛、絲織壁毯 1604
（傳）Karel van Mander the Elder設計 Francois Spiering工坊（Delft）織造 英國 Warwick Castle藏 引自Tapestry in the Baroqu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7



圖二 乾隆22年10月《活計檔》

壽宮、慈寧宮等等處之御花園，另有京城近郊的湯山、玉泉山、豐澤園、靜明園、靜宜園、清漪園、暢春園、

綺春園、圓明園等處園圍，以及各離宮行館的皇家園林，如熱河避暑山莊、盤山行宮等。其設計風格或取法江南園林，或依地方風物構景築園，再現詩詞古畫意境，巧思紛陳，各具特色。

綜合相關史料，大約由乾隆十年以至乾隆四十八年是清中期興修園林的高峰時期。乾隆十年（一七四五）與十二年（一七四七）曾於圓明園立「蔣花碑」，以記拓地擴建，園圍初成，繁花如錦，建廟祀花神之事。雍正年間初具規模的圓明園，經乾隆朝陸續擴建，並構築西洋樓建築群，最終將長春園、萬春園與圓明園四十餘處園林景觀整合而成兼容中西造園藝術的萬園之園。有「三山五園」之稱的皇家園林亦於這段時期時連成系統。圓明園西洋建築區首先於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至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修建諧奇趣、蓄水樓、養雀籠、萬花陣，其後至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繼續擴建由養雀樓延伸至線法山的區域，包括海宴堂等數個景區，遠瀛觀則大約於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開始興修。（註二）這些歐式建築之外觀設計與內部陳設、庭園造景規劃，以及各種機械裝置大多由來華西洋傳教士提供設計式樣並督責監造，意大利與法國巴洛克式皇室御苑皆是其參考借鏡對象。（註三）

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間（一七八一~一七八六）繪刻印製的一組圓明園西洋樓銅版畫，顯示諧奇趣、方外觀、海晏堂、遠瀛觀四座洋樓以及養雀樓、竹亭等建築周邊分別以不同的歐式庭園造景，其中萬花陣更是一座典型取法歐洲十六、十七世紀名園設計的迷宮式花園。（圖三）凡此有別於傳統中式庭園之建構，尚有賴相應植栽以呈現具有異國風味的整體景觀。現存中西史料顯示，乾隆朝西洋傳教士湯執中曾選擇若干歐洲庭園花木品種，引介種子及球根栽培。

湯執中（Pierre Noël Le Chéron d'Incarville, 1706-1757），法籍耶穌會士，具有法國皇家科學院通訊研究員身分，乾隆五年（一七四〇）自法國洛里昂（Lorient）抵達澳門，乾

五) 如常見於此時期繪畫作品及器物紋飾中的矢車菊、銀蓮花、鬱金香、康乃馨、水仙等。

如將《海西集卉》冊中八種花草之題識與此十數種植物名稱加以對照，即可發現題識中所指「洋名」適為湯執中欲自歐洲引進品種之法文名稱音譯。(表二)

此八種花卉中，瑞珠盤、曉雲酣、茜秋霞、鏤金英均為毛茛科銀蓮花屬植物，花形、花色及葉片形態有所差異。白香芸、紫香芸同屬小葉灌



圖五 Jan Philip van Thielen & Erasmus II Quellinus A Stone Cartouche with the Virgin and Child Encircled by a Garland of Flowers, 1651 The Chrysler Museum
圖中可見銀蓮花、康乃馨、旱金蓮、報春花。

表二 《海西集卉》冊植物名稱對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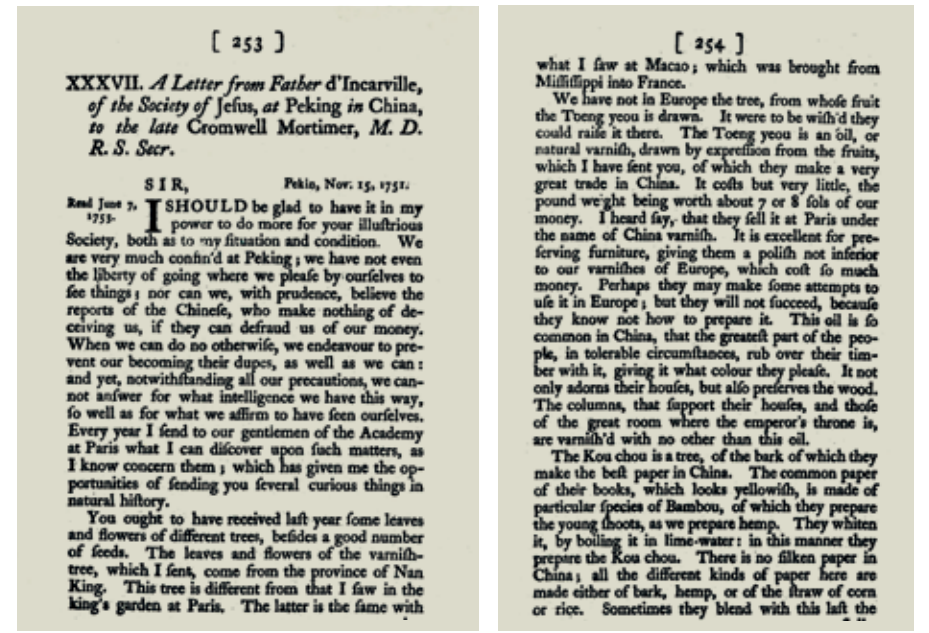
〈海西集卉冊〉畫幅題名	〈海西集卉冊〉題識音譯	湯執中書函法文植物名	拉丁文植物名
檀羅結	巴通多羅	Bouton d'or	Cheiranthus cheiri L.
朝陽鳳	嘎不辛	Capucine	Tropaeolum Majus L.
瑞珠盤	安尼麻尼不朗世	Anemone blanche	Anemone
曉雲酣	安尼麻尼魯日	Anemone rouge	Anemone
茜秋霞	烏魯農臣列魯日	Renoncule rouge	Ranunculus
鏤金英	烏魯農臣列若尼	Renoncule jaune	Ranunculus
白香芸	背的巴給里可不朗	Petit basilic blanche	Ocimum Minimum L.
紫香芸	背的巴給里可委也列	Petit basilic violet	Ocimum Minimum L.



圖六a 清 張若靄 避暑山莊圖並乾隆題詩冊 金蓮映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木羅勒。題識將之與與熱河盛京、京師御園栽植之萬壽菊、牡丹、金線蓮、金蓮花(圖六)，或中土栽培歷史久遠的雞舌丁香相較，敘述其花葉及香氣特殊之處。從中不難想見此類

中會數度與Bernard de Jussieu通信，述及擬向清廷引介的歐洲園囿花草，包括以下品目：(表一，註六) 其中不乏與法國皇室花園植栽相關，以及十七、十八世紀在歐洲宗教、文化上具有特殊表徵意義的植物。(註七，圖



圖四 湯執中致 Cromwell Mortimer 書信，言及寄送種子事，信首書有「北京，11. 15. 1751」字樣。

表一 湯執中書信所列欲引種栽培的植物名稱

Pavots	Papaveraceae	罌粟科植物
Tulips	Tulipa	鬱金香
Renoncules	Ranunculaceae	毛茛科植物
Anemone	Anemone Coronaria	大花銀蓮花
Auricule	Primula auricula L.	報春花
Oeillet	Dianthus caryophyllus	康乃馨
Jonquille	Narcissus jonquilla	水仙
Petit basilic	Ocimum minimum L.	矮羅勒
Ancolie	Aquilegia	西洋耬斗菜
Bleuet	Centaurea cyanus	矢車菊
Fleur de la passion	Passiflora coerulea L.	西番蓮
Nigelle (nielle)	Nigella Damascena	黑種草
Capucine, petite et grande	Tropaeolum minus, Tropaeolum majus	旱金蓮
Apocin du Canada	Apocynum androsaemifolium L.	梅葉茶葉花
Couronne impériale	Fritillaria imperialis	皇冠貝母
Iris des Jardins	Iridaceae, Iris germanica L.	鳶尾花
Juliane	Hesperis matronalis L.	歐亞香花芥
Pied-d'oiseau (lotier)	Lotus corniculatus L.	百脈根
Verge d'or	Solidago virgaurea L.	金樺草、柳枝黃
Giroflier jaune (bouton d'or)	Cheiranthus cheiri L.	黃花紫羅蘭
Sensitive	Mimosa pudica L.	含羞草



圖八b 清 汪承霽 春祺集錦 局部 康乃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a 清 汪承霽 春祺集錦 局部 鳶尾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譯名為僧息底幹的含羞草。乾隆皇帝對其花葉觸手而合，俟時復啓的現象感到興味。仔細觀察之餘，特命意

大利籍耶穌會士郎世寧於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將植栽繪成絹本立軸一幅，並親筆題識附詩一首（《御製詩二

集》卷四三）。（圖七）

西洋有草名僧息底幹，譯漢音為知時也。其貢使攜種以至，歷夏秋而榮。

在京西洋諸臣因以進焉。以手撫之則眠，踰刻而起，花葉皆然。其起眠之候在午前，為時五分。午後為時十分。輒以成詩，用備群芳一種。

懿此青青草，迢遞貢泰西。知時自眠起，應手作昂低。似菊黃花韜，如櫻綠葉萎。詎惟工揣合，殊不解端倪。始謂蓬蒲誕，今看靈珀齊。



圖八c 清 汪承霽 春祺集錦 局部 西番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b 清 錢維城 畫四景花卉秋景冊 萬壽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a 清 郎世寧 畫海西知時草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局部



圖七b 含羞草 引自Wikimedia Commons

有別於傳統觀賞花卉或藥用植物的外洋物種，栽植於圓明園西洋樓區的園圃花壇中，所營造歐式花園的景觀效果。

除此八種花卉，湯執中曾引進



圖十a 西洋深藍玻璃描金畫珐瑯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器蓋銀蓮花紋飾



圖十b 清 余省 海西集卉 冊 第3開 瑞珠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c 歐洲銀蓮花 © 2014 Zoya Akulova



圖十一a 清 乾隆 銅胎畫珐瑯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器蓋紋飾顯示銀蓮花、皇冠貝母、黑種草俯仰轉側的不同形態。



圖九 清 董誥 夏花十幀 冊 夾竹桃、晚香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b 皇冠貝母 Pierre-Joseph Redouté (1759-1840) 繪

遠珍非所寶，異卉亦堪題。
畫中的知時草，栽植於藍白相間的錦地花紋瓷盆中，瓷盆之下尚配有方雕刻有雲頭紋的木座，顯係供宮中陳設之用。由互生羽狀複葉開闔的不同形態，莖葉顏色，以至在花期間，粉紅色絨球狀花序，均有生動描繪。據內務府檔案記載，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郎世寧會面奏知時草盆景需用玻璃罩，隨後即由造辦處玻璃廠承旨燒造，可知此種植物在當時頗為珍希。

除此之外，清代中期陸續傳入內廷的域外植物中，以洋菊品種最為豐富，乾隆皇帝對於外洋菊科植物亦頗為欣賞，除分別為之命名賦詩，並於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命鄒一桂圖繪三十三種，輯為一編，



器身及圈足上方藍色花卉紋飾



圖十二a 清 乾隆 畫珐瑯西洋人物觀音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b 與畫珐瑯花卉紋飾相近的歐洲報春花

裝裱成冊。乾隆二十三年再為御園繁盛的洋菊賦詩題詠，對其形貌色彩，有「海西奇種晚秋叢，標節含芳迥鮮同」之詩詠，表達欣悅之情。（《御製詩一集》卷八一、卷九〇）院藏汪承霈（？～一八〇五）所繪《春祺集錦》長卷，亦生動描繪了數種外洋花卉綻放的形態，如鳶尾花、西番蓮、康乃馨、洋菊等。（圖八）見諸此時期宮廷圖繪的尚有康熙年間即已由法籍耶穌會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引進，栽植於御園的晚香玉（*Tuberose*）。乾隆皇帝曾賦詩云：「巖斯種自海西航，玉朵迎階噴晚香。深院曲牆月初上，一

時不變若為光。」（《御製詩四集，卷十四》），並於詩註中追述聖祖康熙為之命名的由來：「是花乃西洋種，洋名土秘贏斯，康熙年間，御賜今名。」（圖九）

宮禁以外，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八月至次年十二月間，英皇喬治三世派遣來華進謁乾隆皇帝的馬嘎爾尼特使團在中國旅行途中，也曾留下沿途觀察到的風土民情與特殊物產，包括數百種採集植物標本的名稱。（註八）由隨團秘書司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之記述可知，當時廣州、江西、山東等地民間已有外洋植物如西洋丁香（*Syringa vulgaris* L.）、含羞草、西洋接骨木（*Sambucus nigra* L.）等之栽種。

清代中期傳入宮廷的外洋花卉除見諸繪畫，尚表現於若干類型器物裝飾紋樣。（註九）出現於瓷胎、銅胎畫珐瑯器物上的銀蓮花，花形飽滿，色彩明麗，枝條婉約之姿，與院藏一件西洋描金畫珐瑯玻璃小盒上，花瓣白中泛紅，葉呈三裂的歐洲銀蓮花形態特徵若合符節。（圖十～十二）若

比對乾隆皇帝對於瑞珠盤「花如仰盃，澹紅瓣。花心簇疊，珠排棠果」的描述，更可見栽植於御園的外洋花卉之文字記錄與不同形式圖繪中的對應關係，顯示域外植物由承載異域文

化風土的裝飾紋樣，以至通過不同途徑，引種栽培植根於中土，在皇家御苑中成為塑造景觀與視覺意象重要環節的多重性質。《海西集卉》冊不但圖繪記錄外來花卉植根中土的生長樣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萬依，〈乾隆時期園囿〉，《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四年二期，頁一七一—一〇。郭黛姮，〈三山五園——北京歷史文化最輝煌的樂章〉，《圓明園——大清皇帝最美的夢》，臺北：頑石創意，二〇一三，頁五八—五九。
2. Michele Pirazzoli-t'Serstevens, "A Pun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Castiglione and the Emperor Ch'ien-lung's European Palac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Vol. XXIV, No.4, Sep-Oct, 1989, pp.4-5.
3.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旨傳旨：「長春園諸奇趣東邊，著即世寧起西式花園地盤樣，准時交圓明園工程處成造。」參見鞠德源，〈清宮廷畫家郎世寧年譜——兼在華耶穌會士史事稽年〉，《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八年一期，頁六二。歐陽宋薇譯，〈西書所記圓明園中之西洋樓〉，《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七卷二、四號，一九三三，頁三六—四〇。楊伯達，〈郎世寧與清內廷的創作活動〉，《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八年二期，頁一八。
4. 《活計檔》乾隆六年十一月初四日〈記事錄〉記載：「太監高玉等傳旨：新來西洋人紀文、董智忠、通使孫章三人，在六所行走。每人照西洋人分例飯各賞給一分。」黨智忠當屬湯執中之原始中文譯名。參見吳焯，〈來華耶穌會士與清廷內務府造辦處〉，《九州學林》一卷二期（二〇〇

- 四），頁六七—七三。林業強，〈清內務府造辦處玻璃廠雜考〉，《虹影搖輝》，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物館，二〇〇〇，頁一九。
5. 此部中國植物目錄於十九世紀初葉於莫斯科出版。關於此批中國植物標本，湯執中於1751年致書Cronwell Mortimer時，曾在信中對若干特殊植物的採集地點與特性加以由述，如漆樹、油桐、構樹、藍草等可製生漆、桐油、造紙、染料的植物。見 "A letter from Father d'Incarville,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at Peking in China, to the late Cronwell Mortimer, M.D.R.S.Secr."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48, pp.253-260, January 1, 1753.
6. 參見 Gilles Genest, *Les Palais Européens du Yuanmingyuan: essai sur la végétation dans les jardins. Arts Asiatiques*, vol.49 (1994), p. 89 徵引耶穌會檔案館書信資料。
7. 湯執中引介的植物中如銀蓮花、鬱金香、康乃馨、水仙、鳶尾、皇冠貝母等均為十七世紀晚期以來，以凡爾賽宮庭亞欖花園為代表的法國皇室園囿長期栽培培育的花卉。參見 Gabriela Lamy, *Le jardin du Roi à Trianon de 1688 à nos jours: de la mémoire à l'héritage. Bulletin du Centre de recherche du château de Versailles*, 2015.
8. 斯當東，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香港：三聯書店，一九九四，頁

參考書目

1. 榮振華、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
2. 汪榮祖、鍾志恆譯，〈追尋失落的圓明園〉，臺北：麥田出版，二〇〇四。
3. 孫若怡，〈圓明園西洋樓景區的園林建築與精緻文化〉，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九。
4. Emily Byrne Curtis，劉祐竹譯，〈耶穌會士湯執中——乾隆皇帝宮廷裡的玻璃工匠與植物學家〉，《故宮文物月刊》三三三期，二〇一二年八月。
5. 杜牧蘭，〈中國植物向法國的傳播路線〉，收於謝和耐、戴密微等，耿昇譯《明清間耶穌會士入華與中西匯通》，北京：東方出版社，二〇一一年。